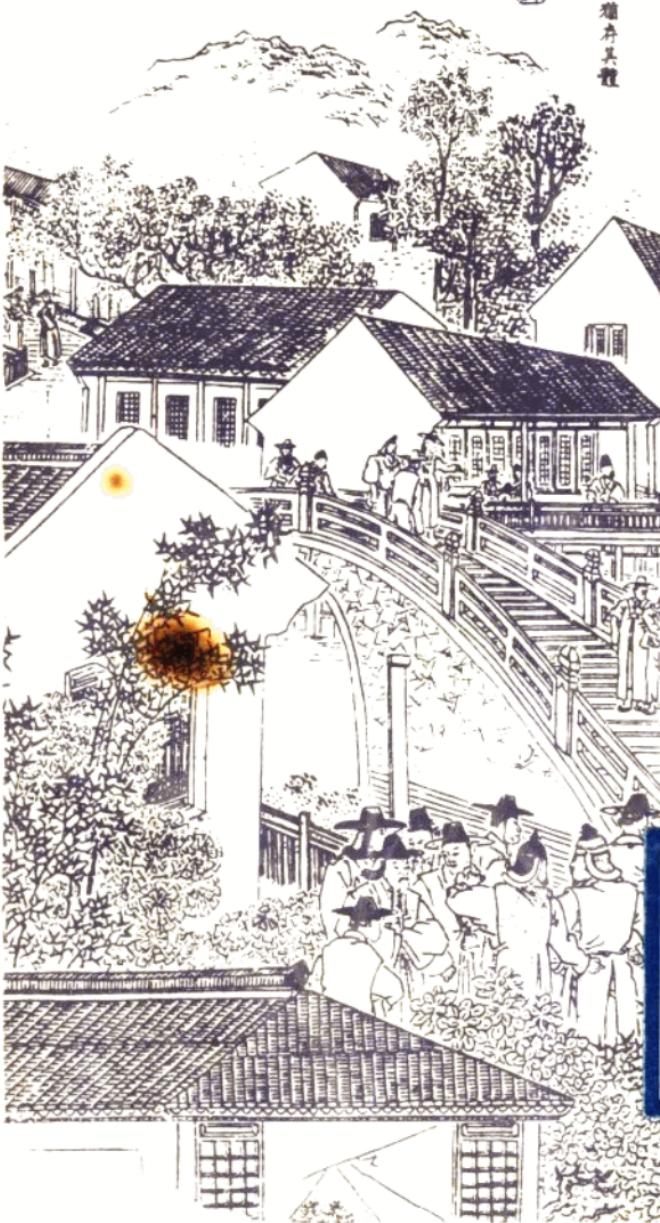


柯政  
金之量至死猶存其體  
西序

# 滬江風月傳



## 出版說明

作者許塵父，原名與徵，爲鴛鴦蝴蝶派小說作家。民國初年曾入北京政界，二十年代返回上海，從事寫作。許氏常混迹于上海妓院，在妓院中有「許二少」之名。因他對妓院生活較熟悉、較了解，他的著作以描寫妓院生活居多。《滬江風月傳》就屬這一類作品。主要描寫當時上海妓院生活。該書由當時著名作家徐天嘯、徐枕亞合評，由清華書局出版發行，有一定的影響，是鴛鴦蝴蝶派社會小說中較爲有名的作品。現據民國十年（1921）上海一厂出版社版影印。

徐大彌題  
居江風月

# 滬江風月傳目錄

## 第一編

- 第一回 評月量風文人遺興  
第二回 一席談冶叶訪情郎  
第三回 流水桃花佳人心性  
第四回 論世當筵歡傾酒盞  
第五回 攬駕盟碰和來惡客  
第六回 冷到不堪受盡委屈  
第七回 款待新歡忍驅舊侶  
第八回 千里星霜長途離別
- 纏綿病魔乞靈參求  
掀騰醋海惹禍芙蓉

## 第一編

第十回

續前緣深情留翰墨

談往事幽怨訴琵琶

第十一回

鳳管鶯簧同參梵唄

蜂喧蝶鬧恣擾花叢

第十二回

舊雨重逢房中喟唧

羣花大會席上詆譖

第十三回

任炊爨事榴媛幫忙

發議論名士闡嫖經

第十四回

消醋意和風吹急雨

認擔保寒儒嘔閑氣

第十五回

行酒令蓮子伴桃花

清辨滔滔燈前雅謔

第十六回

深情脈脈帳裏鶻啼

受惡氣除夕打房間

第三編

第十七回

兩封書良朋修眉史

一席話說客奏膚功

第十八回

做花頭癮生吃寡醋

敲竹槓老朽化冤錢

第十九回

混花叢軟紅逢拆白

談宦海去燕逐來鴻

第二十回

發利市新年叫牌局

- 第二十一回 清思縷縷縷縷回文 怪狀多般般般發噱  
第二十二回 愛鬧鬧冤點大蠟燭 橫破產愁赴新衙門  
第二十三回 徵關氣連人妖輩興 算起含酸風波迭出  
第二十四回 息戰片言剛柔並濟 哀鴻一例仁厚爲懷

#### 第四編

- 第二十五回 三馬路老蟹談故事 久安里烈妓殉情人  
第二十六回 謾作鴛鴦驚回清夢 嬌同鸚鵡逗起酸心  
第二十七回 作嫁忌人頻施訕笑 拆白受窘忽啓凶心  
第二十八回 名妓下場麥田委屍 情天證果繡閣埋魂  
第二十九回 繢命無絲香銷玉殞 妒雲第幾紅淚青衫  
第三十回 月老多情紅絲綰合 燈謎雅戲白圭拆分  
第三十一回 唱徹驪歌魂銷南浦 締成鶯譜愛溢春闌

滻江風月傳 目錄

四

第三十二回 混迹花叢又經除夕

新翻酒令歸結全書

# 滬江風月傳 第一編

東越

許弃疾歷父著  
王袖滄園校

徐天嘯眉批  
徐枕亞總評

詞曰。十里醉春風。錦簇花叢。車眞似水馬如龍。拚得千金爭買笑院。  
北樓東。花事不關儂。握管還慵子。規夜半正啼紅。醒否春申江上。  
夢淡月朦朧。右調浪淘沙。

第一回

評月量風文人遣興。

尋花問柳佳客怡情。

我曉得看官們未看這書之前。光瞧了這滬江風月傳的書名。必定口同聲的說道。這有什麼道理。左右不過講些花場酒陣。選舞徵歌。的衆情。事罷了。咳。看官們這就辜負我作書的一片苦心了。從來小說家言。的衆半是瞎三話四。然而國計民生人情世態。往住正史所寫不出的。他都詳詳盡盡。何況上海地方。是中國商業的中心。上海住民。是要中國的。狀况歲歲不同。若要中國的一。

狠起從突兀面說得

面道確有這種在裏

椿椿。一件件考察起來。未免事涉煩苛。難興觀感。何如借歡場作代表。取徵信于青樓皮裏。陽秋作者意遠。醉生夢死當局。堪憐雖曰小道關係。自深這滬江風月傳就從此開幕了。却說四馬路振華旅館前樓四十六號房內。這天住了一個杭州客人。闊氣到了不得。一進門。洗了面。就叫茶房喚一部精緻的摩託車來。茶房阿健打量是一位政界的紅人。巴結得什麼似的。即刻替他打電話。叫到了一部最新式的汽車。回說胡大人汽車來了。那胡大人便帶了他的當差李貴下樓。氣昂昂的上了汽車。吩咐到山海關路永定里朱公館。汽車夫阿三應了一聲。把鑿鈴捏了幾捏。嗚嗚幾聲。那車子便飛風也似的趕到永定里門口。停住。當差進去投了名片。等了一回。裏邊吩咐一聲。請那胡大人便帶了李貴。踱了進去。便有朱公館的當差引他到花廳上坐了。送上煙茶。那朱公館的主人朱深甫自己捧着一根水煙筒出來了。一見胡大人便

挖深也原來算甫苦之可生意極謂勞曰透甫看深回逗起第五

笑喚道。子明兄久違了。子明也趕忙立起。和深甫行了個握手禮。兄分禮坐定。深甫又問子明幾時到上海住在什麼地方。一向可得意。子明一一答了。因說這回子到上海是替我們省長辦理一筆私款的事情。其中却很有仰仗的地方。所以一落棧房就過來拜謁。深甫笑道。言重了。老把兄弟還用得着這麼客氣麼。子明笑道。還有一樁事情是我自己的私事也要請你幫忙哩。深甫笑道。你有什麼事情大要又是爲那三點水的問題罷了。這事情我就不敢效勞。子明笑道。胡說怎見得我專爲這事呢。深甫笑道。那麼你就說說看。子明給他猜着了心病。一時倒說不出口只得付之一笑。于是把那省長的事情先磋商了一回。深甫笑道。倒底是做官的出息好。你瞧。間三做了幾個月。省長倒存了這麼多款子。這等生意也就做得過了。子明笑道。只見和尚吃饅頭。不見和尚受戒。你還沒曉得他從前的苦楚呢。就是這會子化的本錢也。

原來本求利的將  
這就無怪  
生深甫當經  
也不差

是垃圾馬車  
類花叢敗  
也

夠了。他。了。深甫笑道。這也罷了。你自己呢。可積點兒沒有。子明笑道。我  
是弄不好的家用。又大。自。已。又。忒。揮霍。免得虧本。就算了。還講積蓄呢。  
深甫笑道。你的無底洞兒。太多了。自然用度就大了。閑話少說。我和你  
好久不吃花酒了。今兒我替你接風罷子。明笑道。你是垃圾馬車。此刻  
可換了新相好。沒有。深甫微微笑了一笑。喚當差的拿支筆來。隨便寫  
了幾個字給子明。回頭又吩咐當差打個電話給迎春坊曼倩。叫他即  
晚預備二個雙格。當差的應聲去了。子明看他寫的是迎春坊西一弄  
曼倩。卽日五時碰和七時入席。便拍手兒笑道。果然又換了新鮮了。那  
清和沿的柳燕燕呢。怎麼又不做了真正垃圾馬車。深甫笑道。你曉得  
什麼。這種作用。是我嫖學上絕大的經濟呢。子明大笑道。什麼嫖學經  
濟。竟是花叢敗類罷了。深甫笑道。我呢。果然自誇你也。罵得太凶了老  
實。告訴你聽。那柳燕燕……一語未了。忽聽一人嚷進來道。胡老二到

了。怎麼不瞧我去。子明聽了。笑着立起來道。周子文來了。說着子文已大踏步進來。和二人相見了。便說胡二哥好久不見。今兒請你吃花酒。好麼子明拍手兒笑道。一開口就說花酒。你們這些人真樂。深甫笑着推他坐了。因問老二從那裏來。這幾天可到同春坊去。子文坐下喘了一口氣兒。拿起一支香煙吸着了火。方說道。我才看了何畏軒來。畏軒不在家。他夫人出來和我談了一回。就跑到你這裏到了。弄口看見一部汽車停着。問了一聲。倒說是胡二大人的。我就曉得子明來了。說着吸了口煙。又道。今兒我就請你們到同春坊去。他說完了話。二人都笑道。老二真是快活人。一天到晚沒幹點兒正經盡跑的是些沒要緊的事兒。子文亦不回答。三人又談了一回別情。子明另有公幹先行告辭。深甫子文送到門口。叮嚀早到迎春坊。子文急道。原來你們已有花頭。我呢。子明笑道。你還不是跟了去。你要請我明天後天都好。我還有半。

其。絃。以。謝。提。借。一。席。酒。  
突。來。後。杜。諸。人。何。金。酒。  
不。嫌。一。

月就擋呢。說着上車走了。子文挖出錶來一看。說三點鐘了。我們找范老四去有點小事情和他交涉。深甫道次雲這幾天總不大見面。不曉在什麼地方迷住了。要說躲在家裏是斷乎沒有事。橫豎沒甚事情。就陪你去走一趟來。子文大喜。深甫回頭見他當差朱升站在一旁。便說你呆什麼。還不快叫馬車去。說着挽了子文的手又回到裏邊坐了一歇。人回迎春坊電話。深甫吩咐道。他們有甚事情。你就對他講。要他們去請朱二大人、何大老爺、金家兄弟和謝二少爺、范四少爺。說着又盤算了一回道。還有同學路的杜少爺。當差應聲去了。却好馬車已到。二人一同坐上到了威海衛路范公館。朱升先跳下車來進去問了一聲。果然不在家。據說有三天沒回了。深甫笑道不出所料。如今近着同學路。我們就到杜少卿家坐一歇罷。子文搖頭道。他們這批人那脾氣。太壞。動不動看人家不起。我就不高興找他們。今兒因爲有事才到老。

四。家。去。要。是。不。然。他。請。我。還。未。必。到。呢。深。甫。笑。道。人。是。都。好。的。就。只。你。  
和。他。們。派。頭。不。同。罷。了。既。你。不。高。興。去。我。們。就。到。同。春。坊。去。坐。一。下。子。  
再。到。曼。倩。那。邊。你。看。好。麼。子。文。自。然。歡。喜。吩。咐。馬。夫。到。同。春。坊。馬。夫。阿。  
寶。舉。起。一。鞭。便。聽。得。四。蹄。得。飛。也。似。的。馳。去。出。威。海。衛。路。過。泥。城。橋。  
經。跑。馬。廳。到。六。馬。路。同。春。坊。二。衛。門。口。停。下。二。人。相。將。下。車。深。甫。忽。然。  
記。起。一。人。便。喚。朱。升。問。道。你。可。曉。得。前。兒。來。過。的。周。三。少。爺。住。在。什。麼。  
地。方。朱。升。回。說。小。的。不。曾。曉。得。他。的。馬。夫。阿。德。原。是。公。大。馬。車。行。的小。  
的。到。公。大。去。問。一。聲。就。曉。得。了。深。甫。點。頭。說。很。好。你。問。清。楚。了。就。在。迎。  
春。坊。等。我。叫。他。們。補。張。條。子。去。朱。升。應。聲。自。去。子。文。笑。問。這。位。敝。本。家。  
是。甚。人。我。怎。麼。不。認。識。他。深。甫。已。到。了。第。三。家。胡。翡。雲。家。門。口。子。文。挨。  
步。上。前。進。去。却。好。翡。雲。正。坐。在。窗。口。梳。妝。二。人。先。後。跨。進。房。門。翡。雲。的。  
娘。姨。老。二。老。三。趕。着。招。呼。寬。馬。褂。送。茶。送。煙。翡。雲。却。坐。着。不。動。笑。道。唔。

描寫鴉雲  
情形下文

篤哈場化跑來格。哈實梗能早哩。子文笑道。早末阿是弗作。興來哩。深甫笑道。作興是。摃作興。格必過唔篤。有幾化。弗便當阿對翡翠把嘴兒。一披哔了一口道。唔篤說說。末夷是格星醜話。阿要鴨屎臭娘姨。老二搭嘴道。朱老爺弗是。倪說句吹牛皮格話。倪先生是再要規矩。弗有格哉。自從做仔耐周。二老爺差弗多格客人才弗應酬哉。子文笑道。阿唷。唷。說得阿要窩心。常恐倪嚙不實梗天官賜哩一句話。倒惹得翡翠動氣起來冷笑。一聲道。耐倒好格。倒直頭好良心。噪耐幾時看見倪做仔別人家哉。唵阿要氣酥深甫拍手笑道。先生發脾氣哉。老二快點討饒。哩子文笑道。耐閑話。夷嚙不聽。清爽倒搭我反仔一泡我說。倪嚙不天官賜飭說耐做仔別人哩翡翠一發不悅道。說耐嚙不天官賜。末格箇反面文章就來海說。倪弗正經哉。唵耐格箇人末格末真正叫做嚙清頭說着。扳起仔面孔。一聲不響。子文見他動了真氣。忙陪笑道。弗哩。倪

口齒犀利

收蓬得好

情形逼真

不過說白相一句哈氣得來實格能樣式難好哉。倪曉得耐格心思哉。倪兩家頭是交關窩心得來阿好哩一句話說得衆人都笑起來老二笑道生來倪先生就窩耐一千仔晏有啥第二箇人喚。翡翠雲也不再說話忙忙梳好了頭起身來朝二人微微一笑媚態橫生嬌情側露子文不覺心中一動原來翡翠雲年紀雖大風頭還是十足更妙的是秋水盈盈的一雙媚眼波光一盪真可以銷浪子之魂攝登徒之魄所以懸懸多年生涯日盛現時上海灘浪也算得數一數二的紅人兒當下深甫禁不住喊了聲好翡翠雲又是一笑匆匆跑到小房間裏換了一套衣服方才出來陪二人講話深甫笑對子文道你方才要問你貴本家的話他倒曉得說着手指着翡翠雲翡翠雲笑道羅搭格本家哩倪弗曉得格深甫笑道就是該日來浪新清和陸家搭耐猜謎該箇周三哉喚翡翠雲笑道嘅阿是該格周三少爺倪的刮認得仔長遠哉俚末就是從前

說起老子比他家事又記性數外體到好已  
言身不自言外體到好已  
筆情又記性數外體到好已

周撫台格箇孫少爺哉。唵本底子。倪野弗認得。俚格。倪格。阿姊來浪蘇。  
州辰光一逕搭俚末蠻要好格。該辰光。倪晏是小囡魚得來俚。一逕搭。  
倪姊妹兩家頭去白相。倪就此搭俚認得起來。又對深甫笑道。格日子。  
台面浪碰到倒記。弗起來哉。俚故歇壯得來比仔從前瘦瘦格身體大。  
弗同哉哩聽說俚第歇辰光夷討仔一個姨太哉阿有价事。子文聽到。  
這裏心中驀然一轉。更不打話。只聽深甫笑道。常恐有五個姨太來浪。  
哉。翡翠笑道。阿唷。阿要作孽。俚討仔格星姨太作啥哩。一句話倒說。  
得深甫子文都笑起來。深甫笑對子文道。我和他本來也不認識。說起  
來倒還是老世交。人是漂亮得很。一連同他吃了幾拾花酒。他還到過  
我們家裏。我就沒有去回看他。連他的住處都忘記了。不是笑話麼。子  
文正待答話。忽聽得電話鈴響。却是朱升從迎春坊打來說。周三少爺  
住在老閘橋泰安里何公館內。已經打了電話去。回說五點鐘準到深